

华阴县续志

一
函
六
册

華陰縣續志卷七

藝文志

經緯天地巍煥唐虞游夏繼孔王史列儒典謨二帝制誥兩漢張銘程箴馬
敘范贊非聖不讀有德斯言彼麗以淫徒尤而繁卷附百氏格全四部吉金
貞石文蒼字古漢殘唐題歐集趙編雕鐫煨缺研究綴聯述藝文志

目

經集

論

文

詩

賦

序

碑文

墓誌

墓表

贊

記

書

疏

考

說

傳

狀

跋

金石

祭西嶽碑

華陰縣續志卷七

藝文志

經集

砥齋集

王宏撰著

重刻砥齋集
白遇道序

傳曰太上有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之三不朽立德尙已立功必

值其會非可強爲至言則隨時發抒數文切理似盡人可能之竊謂僅以言也則傳之尠矣必其人有可千古者而言始因之不朽吾秦自有宋橫渠張子倡學以來夙稱理學名區而國初時特多堅苦卓絕之士盤屋李中孚富平李子德鄆縣李雪木尤著者也同時則有華陰之山史王先生前大司馬之貴公子而庠序之名諸生也讀書樂志翛然高蹈與之遊者三李先生外則朝邑王建常華州東陰商渭南南廷鉉皆一時名流而崑山顧亭林入關必主其家兼卜

鄰焉其爲人可想已康熙戊午薦舉鴻博引病不試歸而棲老林泉殫精述作
所著待菴隨筆等二十餘種乾隆中有司進呈蒙有純正之褒而正學偶見述
周易策述周易圖說述欽定四庫全書已著錄固海內所共見此集多碑版記
傳之作語語切實平正不爲剽荒獵豔之詞而純一不雜皦然不滓之旨時時
溢於毫楮閒良以人品高潔故其立言也有如此斯可不朽也已板毀於康熙
初年歷時既久殘缺不完先生之六世孫凌霄農人也懼墜先業重付剗劂噫
難已嘗見薦紳之家其祖父不朽盛業侈侈隆富亦欲繡之貞木傳諸久遠而
子若孫弗克負荷惟金玉玩好珍奇服飾之是娛一任先澤之日銷月蝕草木
同腐而莫之恤固不徒覆醬蠟車之增人感歎也如先生之裔可不謂賢與抑
以先生之人有可以不朽者故言亦終不得而朽也歟

曰砥齋集文纔數十篇無詩已酉春大人有昌平之行攜入都汪荅文先生爲作序云刻之京師實非也大人夙多病已卯春構學易廬書朱子語於門曰閒中今古靜裏乾坤又書座右曰養身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遂謝人事棄去一切朝夕諷繹惟四聖之易而已輔請發笥中稿同弟輯纂次以續前刻得文十卷并家僮所錄書簡一卷雜著一卷共十二卷詩稿舊積二寸許庚戌元旦大人悉取焚之今得二卷僅十之三爾於是砥齋集始成殺青既竟藏諸家塾

來紫堂詩文集二集

李天秀及子汝楠汝棻汝樞著

李元春序

辛丑家居謝生徒并一切文字之求杖履自適興至閒取東坡全集評之

一日華下家少宗老友乘肩輿渡渭來攜其先世焦婁蓮峯小泉三先生來紫堂集委予點訂予主臣不敢任曰予何能訂三先生文哉憶少時耳熟華下李氏之名士相聚輒爭道其一家橫据文壇以爲快雖童子無不知者後公車北

上謁韓城王文端公時文端年已八十猶殷勤問小泉先生起居知名公鉅卿時望紫氣心折猶龍老子使鯁生如關尹喜傳道德五千言夫何敢雖然以與少宗交又夙慕諸先生烏能辭也蓋予嘗評選關中兩朝詩文矣前明以家崆峒爲冠國朝以家河濱爲冠兩夫子才大而學博匪特關中一時海內之所共推他莫敢抗橫然名家林立韓聖秋搜羅固多不盡即予之所選豈無遺珠與河濱接踵而起者華下推山史無異山史後幾無人焉當時悉心徵求僅得小泉先生邈雲集一序讀之文情雋異筆墨外別有筆墨謂可以繼王氏者斷歸李氏幸吾家固代有作者也而此外尠見則予之耳目誠隘矣今觀斯集乃歎三先生名擅一家人之知之者俱未盡也自焦婁先生發解陝闈旋捷禮部以庶吉士出宰大邑諸子遂雀躍而起蓮峯小泉兩先生尤久踞文壇顧人爭稱其制義而未知其古文詩與制義出一轍也前人咏當塗曹氏曰文章自一家

唐宋以來自當以眉山蘇氏爲著予讀三蘇文其氣體眞若箕裘之相傳中以東坡文爲獨富而其才與學要不能過爲輕軒後人善學之其淵源津涯固易尋矣然則少宗此集之刻不可已也少宗爲小泉先生文孫其尊人鳳坡公以鄉進士嘗試才百里少宗老猶能奪幟秋闈而其從叔吉人現以名進士觀察河北家聲不替詎非三先生貽澤之遠哉點訂其集畢少宗復命予爲序自愧佛頭著糞然亦竊幸附驥矣

許乃
普序

乃普束髮受書即知西嶽華山爲神皋隩區長而宦遊都下從蒲城王文恪省厓先生遊先生爲述華山之奇秀退檢酈善長王得臣李于鱗楊文弱諸記益爲神遊不置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入我朝來王山史結廬華麓名流如李二曲李因篤諸先生皆與摩切甚至崑山顧亭林不遠數千里入關來訪其所注易說及雜著采入四庫者曾得讀之輒有高山仰止之思乃今讀來紫堂合

集而若或遇之來紫堂合集者華陰李焦婁蓮峯小泉三先生所著今吉人大中丞所敬輯也李氏白山西蒲坂遷於華潛德不耀至焦婁先生始以翰林起家百餘年來科第相繼文章經濟忠節卓然爲海內望而山左歷城皆有焦婁先生以下兩世宦績載在志乘中丞適來撫是邦固由聖主知人畀以重任抑亦名德之後必有達人益信天道之不爽也乃普以典試事來此中丞命以弁言乃普受而讀之循繹吟諷自歎生平足迹半天下獨未入陝而不啻登落鴈峯青柯坪攬芙蓉玉女之勝日月出入煙雲變幻黃河之水天上來蜿蜒其下天外三峯削不咸翔舞其間又不啻與王山史諸先賢上下其議論探義文之奧義闡洛閩之精言而酈善長諸記爲可廢已至三先生世系詳中丞所述不具書

李汝榛
自序

邑乘創自前明雷太史霖續修者趙太守儒兩先生學博而文明原本
雖佚揆其著述之才諒稱美善萬歷間孝廉張毓翰取而刪次荒畧支離不可
謂之誌矣先君子每慨百餘年未有繼者將使文獻無徵亟思釐正補遺乃另
立門類稽古羅今凡有關於邑之故實者鉅細悉錄歷數十載猶以爲未足存
稿於笥諭榛終焉榛復搜采而綴葺之繕訂成帙值畢大中丞檄飭陞任蘭州
太守陸公重修并延嘉定明經汪君少山載筆開館榛遂出所藏稿商量排比
呈之今明府張父母鑒裁授梓竊愧聞見未周多有疏漏而或者疑爲過繁舉
武功朝邑舊誌以相規余曰居近龍門史記一書具見司馬家法且邑先賢楊
子幼惲太史公之甥習外祖業能爲春秋迄今典型頓歇若妄擬潞西五泉者
是欲假毛嫱之面而蔽牝雉也余匪故失之繁蓋不敢輕棄邑中故實云爾况
誌中所引片詞隻字皆出自前人余何與乎姑遲子說後之君子將有起而刪

次之者矣

復齋文集 史調著

李天秀序

同邑史君勻五余鄉榜同門年友也少從邑令簡霞山先生攻舉子業矯

矯有聲庚子秋闈茶陵夫子愛其筆力生峭欲置之前列以余爲本房首卷故名次稍後焉癸丑與余同上公車初場甫出茶陵即命各草謄首篇閱余文擊節稱賞曰今科子決售且前列勻五亦大驚羨再三推謝不肯自出其文曰不意更能作此種文願以所揣摩者傾囊教我余曰我與君數躋禮闈不得已爲此詭遇之術言之祇增赧耳榜出竟聞場中諸同事謬稱爲通闈第一奇卷勻五日與余討論曰吾歸知所適從矣丙辰至都次日即挾手錄詩藝二冊示余余視之謂如此則恢恢乎游刃有餘發榜後聞其不但自操之勞且賈其餘勇遇同號之素相契者代爲刪潤亦附驥尾其精進之勇服善之虛若此此固余

所心折者已然而勻五之大過人者更在於才也爲諸生時遇事措置揮霍老成者或遜謝不及雖逞其英銳稍露鋒鏑而器識遠到終不作鬼瑣齷齪態登賢書後漸取先儒語錄玩繹涵泳時加戢斂蓋進乎道矣余令歷邑卸事後勻五謁選至京與余書曰塗中數遇東省人即詢兄離任故莫不稱冤大約我輩傲骨多耳余復書曰古稱傲爲凶德讀聖賢書何敢蹈此但當年自內改授之由與今茲所以被劾者皆緣不能以錢媚人故耳私心竊謂以勻五之才正值強仕之年將來功名顯燦自遠過不佞數倍厥後蒞仙遊半載即聞欲告病勻五固善病然其調攝慎密何匆遽若斯余早疑其必有隱情歸里晤談始知世路崎嶇直道事人之難與余如出一轍也夫以余之迂拙無能擯斥固所應爾獨惜有才如勻五者乃毫無展布寂寞林泉謂之何哉然此於勻五固無傷也彼世之所謂才者不過趨踰便利應對敏給每於公務周章之際故爲慷慨擔

當之狀實用十金駕言百千後雖剝削小民聲名狼藉大吏亦明知不問即有
告之者且曰彼於某事所費甚鉅也更遇貪婪上憲暮夜之金多術巧取僕從
與隸各如其願由是遂獲強幹名報最陞調舍斯莫屬觀邸抄中每歲保舉才
能之員不可勝計其與所言符合者有幾人邪迨後顛蹶敗露者固有明徵而
其僥倖未破者亦難以枚舉嗟夫此輩自爲有才無惑乎矩步方行者上司遙
矚卽爲攢眉而人之巧爲中傷者因無所不至也此固余與勻五有同慨而勻
五得脫然而返轍者又不幸中之幸也方期與勻五共棲三峯頂上優游切劘
仰企圖南高風尋方外佳趣孰謂勻五遂長逝乎疾篤余視之執手永訣諄諄
以邑乘爲囑恆念其言正思屬草其子頻陽司鐸猶龍捧其文集四卷乞序以
付剞劂余反覆閱之謂曰思汝父而不見見是編不啻覲面焉世之覽者於勻
五褻躬之道教人之法居官之設施亦可以窺其一斑矣

志學要言

史調著

鏡古編

史調著

陰晉異函

李汝榛著

往余喜披志怪之書匪耽閒情假以消磨滯相耳中間治舉子業此項遂束置高閣邇來葺次邑乘於卷尾分立外紀一門收拾雜項而詭幻杳茫不可登之誌版者又惜久而朽滅於是統摭之彙成小編標曰陰晉異函凡異乎尋常見見聞聞者畢錄之未敢附於古昔記載之末庶幾資邑人徵奇之一助也或以宣聖不語相規則笑應之子不聞顧逋翁之說乎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有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觀象設教之本也子奚持此繩予爲予方恨左盲好奇不傳石言之言使魄然者徒費一番饒舌况有疊疊可據者在若夫荒唐不經之談間有登紀亦即疏斥於後不欲以誑僞蠱傳

自序

陳之翹序

陰晉今之華陰地當關西孔道行旅往來無明夜大河出禹門南下及其北郭乃折而東河伯馮夷所由生也南則華山巨靈手擘以疏河掌跡具存菖池頭莎蘿坪上霓旌鹿駕羽衣角冠修真證聖駢肩接跡其陰壑雲竇龍蛇之所蟄藏也青松綠竹白谷丹崖祥禽靈獸之所棲託也山之麓曰華岳祠祠金天神李唐以來代加增修宏麗於宇內稱最神鬼實式憑焉其人則帝王將相名世儒宗曠士跡才仙媛姪女名山大川之所孕毓靈秀偏種氣稟特殊所謂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與好事者或傳會其說操觚者多粉飾之詞亦即不免然要爲事理所實有未可以兩葉閉目雙豆塞聰概置諸烏有子虛之例也小泉李先生於修邑乘之餘採摭古今雜家傳記別爲一編署曰陰晉異函凡爲類十有四類各若干條川后岳靈仙宗道妙鬼魅之幻怪人物之瑰奇探蹟索隱編貝成錦集腋爲裘信足以駭耳搖目者矣每一則後例有評跋先

生於此獨抒胸襟別具手眼若箴若頌亦雅亦諧詼詭譎怪璀璨蘊皇則又筆墨之異也是編脫稿於桃林書院余適過談見置案頭繙視數頁即深耽愛因從先生乞得手錄成帙襲而藏之竊以爲中郎枕中之秘未便過此也先生字仲山號小泉休官後欲遜居崖窟即謂錢來山人自其先傳硯至庶常公世爲關右文宗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爲文章灑灑千言葩流錦映卓犖負奇氣騰跨藝苑謂玉署銀臺可排虛而至乾隆癸酉舉於鄉甲戌試於禮部已入彀復抑置明通榜遽授縣令先生以未登甲第輒試吏途鬱鬱不自得就官山左十餘年歷任平陰東阿歷城以廉能譟於時最後補江左溧水令因失察盜案吏部褫職將治裝囊橐蕭然貸錢十千策雙衛而歸窶空無以自贍館於靈邑授生徒文富於稷舌敝於耕知先生者多爲先生快悒而先生意洒如也初先生被劾時上官或有惜之者使肯委曲調停將且不罷即罷矣而邑稱繁富俸歷